

CHRISTIE'S

拍賣現場

250年佳士得
文化 品位 收藏

中國紅杉文化



拍卖 现场

250 年佳士得
文化 品位 收藏

[英] 费顿出版社 编著
肖舒芸 译

中国摄影出版社
China Photographic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拍卖现场 / 英国费顿出版社编著 ; 肖舒芸译. --
北京 : 中国摄影出版社, 2017.5
书名原文 : Going Once
ISBN 978-7-5179-0599-8

I. ①拍… II. ①英… ②肖… III. ①拍卖业—概况
IV. ① F713.3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60205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图字: 01-2016-7653 号

Original title: Going Once © 2016 Phaidon Press Limited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China Photographic Publishing House under licence from Phaidon Press Limited, Regent's Wharf, All Saints Street, London, N1 9PA, UK, © 2016 Phaidon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Phaidon Press.

拍卖现场

编 著: [英] 费顿出版社

译 者: 肖舒芸

出 品 人: 赵迎新

责任编辑: 黎旭欢

策划编辑: 黎旭欢

封面设计: 冯 卓

出 版: 中国摄影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二条 48 号 邮编: 100007

发行部: 010-65136125 65280977

网址: www.cpph.com

邮箱: distribution@cpph.com

印 刷: 北京方嘉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16 开

印 张: 30.5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79-0599-8

定 价: 29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7

前 言

9-15

序 / 拍卖槌下

16-467

250 年珍品拍卖

468

价格说明

469

货币符号说明

471-485

佳士得 250 年大事记

486-487

致谢和图片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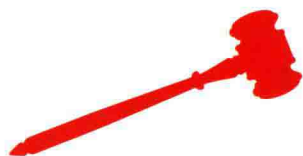


拍卖 现场

250 年佳士得
文化 品位 收藏

[英] 费顿出版社 编著
肖舒芸 译

中国摄影出版社
China Photographic Publishing House



拍 卖 现 场

250 年佳士得
文化 品位 收藏

[英] 费顿出版社 编著
肖舒芸 译

中国摄影出版社
China Photographic Publishing House

7

前 言

9-15

序 / 拍卖槌下

16-467

250 年珍品拍卖

468

价格说明

469

货币符号说明

471-485

佳士得 250 年大事记

486-487

致谢和图片来源

前言

罗斯柴尔德勋爵

我很幸运，在伦敦这处以艺术品市场著称的地方度过了工作生涯中的大部分时光。这里一侧是皮卡迪利街上主导艺术品市场的皇家艺术学院（Royal College of Art），而另一侧则是坐落在国王大街的佳士得拍卖行，离位于蓓尔美尔街的拍卖行原址仅一步之遥。无论是油画、古典大师画作、书籍、家具、银饰、珠宝、红酒或其他藏品，250 年来，佳士得拍卖行始终是反映社会鉴赏力、诉求、专业性和价值的晴雨表，是时尚的风向标，并常常成为品位与潮流的缔造者。我的家族与这些藏品有着许多不解之缘，因为我们当中许多人长期以来对收藏怀有极大的热情，这份感情也会一直持续下去。

本书回顾了 250 年来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拍品，作为买家和卖家，其中有许多拍品都与我们家族相关。没有什么比 1882 年进行拍卖的汉密尔顿宫更引人注目的了，那天，汉密尔顿公爵（Dukes of Hamilton）的私人藏品被拍卖（见第 366—367 页）。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几位成员在拍卖现场斩获珍宝，到如今，媒体依旧热衷于对此事进行追踪报道。家具制作大师让-亨利·里茨内尔（Jean-Henri Riesener）制作的一张桌子被费迪南男爵（Baron Ferdinand）以天价 6000 英镑购得，如今存放于位于白金汉郡罗斯柴尔德家族庄园，即沃德斯登庄园（Waddesdon Manor）中，这张桌子是为法国皇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精心制作的。艺术世界将目光聚焦在佳士得身上，这并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因为佳士得在 20 世纪和 21 世纪的许多次重要拍卖皆有目共睹。沃德斯登庄园收藏的油画数量凸显了拍卖行的重要作用，它们均出自佳士得竞拍，包括收藏界中闪耀着最强烈光芒的作品，例如乔舒亚·雷诺兹（Joshua Reynolds）创作的肖像画《悲喜剧之间的大卫·加里克》（*David Garrick between Tragedy and Comedy*, 1760—1761 年），托马斯·庚斯博罗（Thomas Gainsborough）创作的《粉红男孩》（*The Pink Boy*, 1782 年）。



2012年5月8日，佳士得拍卖行名誉主席克里斯托弗·伯奇（Christopher Burge）完成了拍卖师生涯的最后一次拍卖会。拍品是约瑟夫·阿尔贝斯（Josef Albers）于1966年创作的《向正方形致敬：遥远的警报》（*Homage to the Square: Distant Alarm*）。画作放置在拍卖场内，并通过拍卖台右侧的屏幕进行展示，成交价近200万美元（约130万英镑）。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于1961年创作的《橙、红、黄》（*Orange, Red, Yellow*）以8,690万美元刷新成交记录（见第186-187页）。

本书讲述的故事不仅引人入胜，而且错综复杂。我与艺术品和古遗产领域多年来建立的联系使我处于更有利的观察视角。作为一名收藏者，我对收藏的强烈欲望不减当年，对最高品质和最具趣味的拍品追求至今毫不停歇，这一点与詹姆士·佳士得（James Christie，1730—1803年）在18世纪60年代创业时的理念不谋而合。所有迹象显示，接下来的250年中，佳士得将依旧饱含激情。无论是对于私人藏家还是机构藏家，他所创立的拍卖行依旧享有收藏界的核心地位。愿此情此景天长地久！

序 / 拍卖槌下

佳士得拍卖行 250 年 珍品背后的故事

若仅凭外表来判断那些鱼贯步入拍卖场的人，你会以为，参与佳士得晚拍的众多藏家正汇集在一座负有盛名且历史久远的老剧院里，惬意地等待演出开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的确就是他们正在做的事——因为，一场拍卖同时也是一项社交活动和一次文化盛宴。这是令诸多艺术爱好者齐聚一堂的方式之一。然而，无论在哪一家剧院，这群观众的行为却会被视作粗鲁。他们坐立不安，不停地看手机，不断地低声交谈；当他们收到短信或打电话时，嘀呤呤声响个不停。竞拍开始后，座位上的喊叫声此起彼伏，就像在起哄捣乱。但是，在拍卖场发生的翻花绳式的沟通方式是这项活动的关键组成部分，参与者既是演员，也是观众。一场拍卖会测试的是参与者的毅力；通过参与者们对同一问题所作出的迅速而具体的回答来衡量他们对珍宝的渴望程度——对你而言，它的价值有多大？

詹姆士·佳士得是拍卖行的创立者，但他对今天拍卖场所发生的一切也不会陌生。他或许会对少数现代化的新物件感到惊讶——巨型显示屏、一排排戴着耳机的工作人员，还有一面写着数字而另一面则印有佳士得先生本人肖像的“拍卖牌”。然而，关于拍卖的一切，包括精彩的拍卖过程和竞拍带来的焦躁情绪，他却再熟悉不过。最重要的是，拍卖师本身也会引起他的兴趣，因为或多或少，正是他创造了这一职业的现代形式。他在拍卖台上所展现的风格，按照当下说法，就像音乐厅的司仪，喋喋不休且风趣诙谐。在他的一生中，他的喋喋不休被讽刺作品和漫画滑稽地模仿，他被称作“绰号大王”和“华而不实的演说家。”一位友善的观察家曾如此评价他：“具有随和如绅士般的雄辩口才；他的话语具有极大的说服力，甚至可以说是用一种高雅方式完成的公众演讲。”

当今的拍卖师依旧被要求具有演出主持人的风采，他们也必须承担多种角色：裁判员、企业高管、对人工制品和人类情怀的评判家。与拍卖师气质最相似的职业或许就是乐队指挥了，而且两种活动都涉及优雅

的手势和动作。

当竞拍者竞相加价时，拍卖师也许会摊开双手，犹如示意此时需轻轻地奏出乐章；或者将身体倾向竞相出价者所在的位置；或举槌，就像手握指挥棒，暗示乐章结尾段即将来临。和音乐大师一样，一名优秀的拍卖师应具备改变节奏的能力，或者至少享受为拍卖过程制造紧张节奏的机会——320！340！360！380！400！最后一次！砰！拍卖槌落下。如果站在拍卖台上的人像指挥台上的指挥，那么，每一场拍卖——或者说，拍卖会上的每一件拍品——犹如海顿的“告别”交响曲，一个接一个的“演奏者”吹熄蜡烛，离开舞台。“现在，只剩你们两位了，”拍卖师或许会对坐在拍卖场最后一排相互竞投的买家说，但最终，总会有两个人：这是拍卖会的损耗特质，自佳士得成立之日起，始终如此。

250年前的1766年，詹姆士·佳士得在永久拍卖场举行了第一场拍卖。这就是此次《拍卖现场》所庆祝的伟大时刻。他精明地关闭了伦敦时尚中心蓓尔美尔街的拍卖行，同时努力使自己外向开朗的性格与城市的影响力核心贴近。他的朋友和客户中，有一部分是当时的政界要员和文化界领军人物，例如演说家和政治家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具有广大影响力的历史学家、收藏家、社会评论家和作家贺拉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佳士得曾将沃波尔父亲的藏品出售给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 of Russia）、演员大卫·加里克、戏剧家理查德·谢里顿、艺术家乔舒亚·雷诺兹和托马斯·庚斯博罗。佳士得留意到他的伦敦拍卖行成了社交聚会的场所，一个令聪明人相聚且彼此观察的场所——他们也是被人关注的焦点。从更加高效有趣的角度看，佳士得像是一名遗嘱执行人，负责将不久前逝世的贵族的财产转化为现金，或者帮助他国外交官在卸任回国前，将大而笨重的资产脱手，例如家具和红酒等。

因此，詹姆士·佳士得成了伦敦上流社会必不可少的一分子，但是，在他创办新公司的最初几十年，他还从更大的国际环境中获益。1789—1799年的法国大革命以及随后席卷欧洲大陆的革命所产生的影响之一，就是大量艺术品从欧洲庄园和城堡中的安全储藏室中流出。一些贵重物品像船只残骸一样漂流到了佳士得的海岸边上，接着通过拍卖分散在各处。在他那位也叫詹姆士的儿子（老詹姆士于1803年逝世）接管拍卖行后，来自欧洲的财富依旧不断被冲上岸。但年轻的詹姆士与父亲的性格截然不同——他很安静，是伊顿公学培养出来的一名古典派学者。

他也是一名优秀的拍卖师，主持了多次拍卖，并且以他特有的低调



1980年7月11日，佳士得伦敦拍卖行，资深图片主管帕特里克·林赛（Patrick Lindsay）完成了对彼得·保罗·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于1609年左右创作的《参孙和大利拉》（*Samson and Delilah*，约1609年）的拍卖，成交价230万英镑（540万美元；见第292-294页）。



1889年3月30日，主席查尔斯·阿索普（Charles Allsopp）主持拍卖了文森特·凡·高创作的《向日葵》（*Sunflowers*），这幅作品以2,470万英镑（约4,000万美元）的拍卖价创造了油画作品的最高拍卖价格纪录（见第80-81页）。

方式运营公司，将佳士得带入了新的世纪。

从佳士得拍卖行的创立初期到 20 世纪，“画室拍卖”一直是公司业务中经常举行并且十分重要的活动，其拍卖内容是艺术家逝世后留在画室里的所有物品。雷诺兹和庚斯博罗的画室就曾参与过画室拍卖；几十年以后，还有但丁·加布里埃尔·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约翰·辛格·萨金特（John Singer Sargent）和约翰·奥古斯都（John Augustus）的画室。类似的拍卖就像告别演说的一种形式，伟大的艺术家们的作品如灰烬一般分散于各地，无论拍品的数量多少或所处何处，佳士得的拍卖场总是当地最棒的免费展馆。

然而，拍卖远不止这些。艺术史学家兼佳士得欧洲大陆区执行董事德克·波尔（Dirk Boll）曾说道，“当槌音响起，它便创造了真相的瞬间”。这意味着在拍卖会上，为一件艺术品所支付的价格成为数字资料中确定且有用的一部分。这也是多年来佳士得拍卖行小心翼翼地记录全球各地拍卖场上拍品价格的原因。它们是艺术、设计和品位的风向标。这些价格就像气象资料，一旦对这些数字进行分析，分析师就可以研究甚至预测艺术市场模式。当关注焦点变得狭窄，为某一种类型或某位艺术家的作品所支付的价格，可以揭示出某种类型的收藏究竟能否成为时尚弄潮儿还是明日黄花。这也是为什么在本书中，我们列出所有重点作品和拍品的拍卖价的原因，而不是像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所说——对每件事物的价格抱有世俗的兴趣，却不注重实际价值。拍卖价格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告诉了我们一些有用的信息（见第 468—469 页的价格注释以获得更多信息）。如果要界定“合意性”这个难以捉摸的艺术品质，价格或许是唯一真实且可靠的方式。

本书中的一些拍品之所以被挑选列出，是因为它们的拍卖价曾创下纪录，由此改变了人们对某一种类型或某一位艺术家的认知。在此名单中，最昂贵的拍品是法贝热彩蛋、卢西恩·弗洛伊德（Lucian Freud）创作的《沉睡的救济金管理人》（*Benefits Supervisor Sleeping*），以及柏翠酒庄 1945 年产的十几瓶红酒。但是，许多拍品背后都有一段故事需要阐述，而不仅仅是关乎金钱。这里有浪漫痴狂的爱情——当纳尔逊勋爵（Lord Nelson）前来购买情妇艾玛·汉密尔顿（Emma Hamilton）的肖像画时，就再没有其他男人可以拥有她的肖像画了；也有不少令人吃惊的事例，一些偶然的发现：一幅极其珍贵的画作被放入塑料垃圾袋中送入教堂主厅进行估值，还有在一所学校内的小卖部的飞镖靶后面有着一具年代久远的亚述（Assyrian）浅浮雕。数量众多的奇